



老友陆建华托人带给我一套三卷四册、名为《勉耕斋里的诗意追求》的线装书。这套书实际上是建华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今,追梦文学的部分作品和一些作家对他作品的评论。用建华本人的说法,是他写作生涯的一个阶段性总结。我用近一个月的时间认真拜读,脑海里不时浮现与建华相识相知的过程。读毕,情不自禁地生出一种一吐为快、想说几句话的冲动。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扬州市委办公室从事文字工作。平时喜欢读书看报的我,经常在报刊杂志上看到一个名为陆建华的作者的评论性文章。文章不长,多为千字文,但一针见血,快人快语,我比较喜欢看。我有一泰州老乡,名为陆建华,我也认识,起初我以为是他所写,打电话问他,才知道他并无此特长,是同名同性。后经多方打听,才知此人是高邮人,据说在高邮县委宣传部工作,擅长写作。

1984年3月初,我被任命为高邮县委副书记,分管党群工作。一到高邮,我就打听,县委宣传部有没有一个陆建华?现在干什么工作?工作表现怎样?其实当时建华在县里的处境并不好,他平时快人快语,又有锋芒,有时还不拘小节,自然引起一些人的非议。1984年的高邮城,左的气氛还比较浓,尽管建华是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但一直是一般干部,对他的使用并不看好,组织部在体改时最初拿的方案,对他只是作一象征性安排。作为分管党群的书记,我感到这一方案是不妥的,我与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倪文才商量,我们两人认为,建华任宣传部副部长是适宜的。县委常委会上,我们亮出观点,并获通过。

谁知建华任宣传部副部长仅一两个月时间,一天早晨,他就到我临时居住的第一招待所找我,告诉我省委宣传部想调他,虽是平调,但他很想去。还告诉我调动的原因是现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超曾任扬州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对他比较了解,就是陈超想调他去。听了建华的话,我心中酸甜苦辣,百感交集,心里想,建华呀建华,你这个宣传部副部长是在争议声中上任的,来之不易呀!可你板凳还没坐热就想走,我们县里也需要你呀!可我又想,人才是属于国

满怀深情抒华章

——漫议陆建华

□ 申泰岳

的所思所想和建华作了坦诚的交流。时隔不长,建华顺利调省委宣传部工作。

建华调省工作后,一如既往地勤奋,不断有佳作问世,也曾赠予我学习。他在省里发展得很好,后来担任了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交了一批文艺家朋友。他多年来情系家乡,对高邮文学事业的发展和文学新人的培养,付出了很多心血。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也调省工作,有时也写点文章,与建华见面或电话中,他总不忘叮嘱我要多读书、勤动笔。后来他名气渐渐大了,特别在跟踪研究高邮籍作家汪曾祺方面,掌握了许多第一手资料,成为这方面的专家,成为研究汪曾祺绕不开的一个人物。我既佩服,又为建华取得的成就高兴。看建华作品时我常想,他既在研究汪曾祺,其实又在向汪曾祺学习。汪曾祺喜欢写身边的小人物,写小人物身上的真善美,建华也喜欢写身边的小人物,写小人物身上的真善美;汪曾祺是60岁以后声名大振,建华也是60岁退休以后步入辉煌的人生第二春,出了好多本书,有的还得了奖;汪曾祺在70多岁时出了《汪曾祺文集》,建华也在70多岁时出了《勉耕斋里的诗意追求》,对自己半个多世纪的文学追梦作了阶段性回顾和总结……

抚卷之余,我在思索,建华走过的路,对正在求学阶段的青少年,对正在爬坡过坎的中青年,对步入退休行列的“60后”,都能有所启迪。选准方向,聚焦一个点,弘扬正能量,路在脚下延伸,坚持就会胜利,梦想就能成真!建华将自己的文学梦说成是诗意追求,他本人不就是一首青春不老的诗吗?他喜欢写散文,他本人不就是一篇形神兼备的散文吗?他喜欢写评论,他本人不也在接受今人和后人的评论吗?建华这个人,凭着他几十年如一日的勤奋、敏锐和成就,高邮地方志是应该给他写上一笔的,高邮文学史上,是应该有他一席之地的!

一点谁家亮眼眸

——读蒋成忠《咏高邮》随想

□ 徐晓思

红尘滚滚十三州,一点谁家亮眼眸。遥望鹭湖烟水阔,云岚腾处是高邮。这是蒋成忠先生新作《咏高邮》。这首诗旨在推动“颂家乡,咏高邮”诗词大赛活动,掀起写高邮爱高邮热潮,弘扬传统中华诗词文化,用作者的话说“抛砖引玉”,我擅自改动一下,是“抛珠引玉”。蒋先生很诚恳,说是“求评点”,通过言长表短,让更多的古诗词爱好者识好歹知优劣,以评论的方式引导诗词创作,催化此次大赛出精品佳作,用心良苦。

蒋先生的诗我不敢妄评,倒是他的严谨治学精神一直感动着我。

高邮文化底蕴着实深厚,在祖传的历史文化高地上弹跳得很高的大作家、大学问家很多,说群星闪烁不过分。而当今挖掘、研究高邮文化著作迭出的大神屈指可数,蒋成忠算一个。我所知道的他,研究过秦观的《蚕书》,发表数以万计字数的长篇蚕文化论文;他悉心研究、评注明代南曲之冠的《王磐作品评析》,填补系统研究王磐的空白;编校清代李必贡、李

黄国禹是一个打工者,一个在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成长起来的白领打工者。他对农民工有着极其深厚的情感,他关心他们,爱护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兄弟姐妹。我们从他致打工者的诗中可见一斑。

“月光下 你那么温柔 / 骄阳下 你那么清瘦 / 希望的汗水 / 总把你的衣衫湿透 / 钢管林中 你灵活穿行 / 扣件的撞击声 / 是你用激情在演奏 / 电动扳手每一次旋转 / 生命的螺丝又一次加固 / 横杆书写你的坎坷 / 立杆诉说你的追求 / 斜杆拉着你的手 / 跨越酸甜的春秋 / 夕阳西下 / 你是漂泊的云朵 / 一个妩媚的回眸 / 一坛窖藏多年的美酒 / 醉美生活的方舟”(《女架子工》)。“一遍遍打磨 / 一遍遍抹平 / 汗水、扬尘 / 沾满你的全身 / 吊篮上的你 / 是一朵洁白的云 / 面对刺鼻的甲醇 / 你屏住呼吸 / 紧咬双唇 / 自信在飞舞的刮板中提升”(《油漆工》)。架子工、油漆工都是艰苦、危险的工作,诗人没有刻意地去渲染它,而是透过它去发现打工者面对艰苦的工作所表现出来的乐观、开朗、自信的精神境界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情怀。

黄国禹内心深处藏着和谐、温暖的底色。这种和谐、温暖的底色,是最“接地气”的。他把情、意、景融在一起,滋润心灵、启迪心智,有较强的感染力,透析出他善美的心境和纯正的品格。他,是一个贴近地面飞行的诗人。

近几年,黄国禹对古诗词产生了浓厚的兴

贴近地面飞行的诗行

——读黄国禹的诗有感

□ 王三宝

趣。他不断地增大阅读量,向前辈学习、向书本学习,同时也在不断地习作并与诗友交流,他的古诗词写作有了长足的进步。仔细阅读这些古诗词,不难发现,许多都与故乡有关。尽管他已远离故乡定居都市,但他生在故乡、长在故乡,他的身上有故乡的胎记,血管里还流淌着故乡的血液。他的乡音、乡情、乡愁还在。不管走到哪儿,心中总有一根情丝连着故乡。因此,他的诗中蕴藏着对故乡的记忆、对故乡的讴歌与展望。“赏菊登台忆少游,文明遗址在龙虬。一行客雁邗沟过,两岸青丝碧水流。玉带桥旁红叶雨,穿心河畔艳阳秋。维扬特色游人醉,一蛋双黄誉九州。”这是他在《忆家乡高邮》中的诗句,家乡的文游台、龙虬庄、邗沟、玉带河、穿心河、双黄蛋,这些挥之不去的物象,这些黏贴在他心灵深处的乡愁常常萦绕在他的心头。故乡是诗人灵魂的栖息地,也是诗人情感释放的口岸。读他的诗,我想到了“融彻”一词。古人通常用它来形容诗歌的意境有通明透澈之妙。黄国禹的诗里就有这么一种通明透澈之意境。其诗的语言就像故乡的麦苗朴实自然、蓬勃清亮。

过去,高邮的城镇居民常用的燃料不是煤,是烧草——烧芦苇。这种芦苇秆细而叶多,除了烧火,没有别的用处。草是由乡下——主要是北乡用船送来,都在汪曾祺的小说《大淖记事》中写到的大淖靠岸。从大淖往各家送草,必定要经过一条巷子,因此,这条巷子就叫草巷口。

草巷口本来是高邮城上再普通不过的一条巷子,多少年来,它的知名度,在高邮城上的近百条巷子中很难排进前十名;近年来却因为汪曾祺写了同名散文,草巷口渐为广大“汪迷”们所熟悉,知名度不断上升。外地“汪迷”来高邮寻访汪曾祺的足迹,第一个要去的地方是《大淖记事》中写到的大淖,接着就是要踏看散文《草巷口》中写到的草巷口了。

《草巷口》是一篇生动描绘草巷口民俗风情的散文,它的规模与气势不能与宋代张择端绘制的著名的社会风俗画《清明上河图》相比,但绝对具有《清明上河图》的神韵。在短短不到3000字的有限篇幅中,汪曾祺写了大小七家商店,计为:油面店(茶食店)、烟店、茶炉子、澡堂子(浴室)、卖香烛的、碾坊和酱园。汪曾祺不但有滋有味地写出这七家商店各不相同的特色,还以极精炼的文字,用白描的手法,勾勒出令人过目难忘的栩栩如生的物象,传导出让读者闻得到的气味。例如,他写卖小香烛店的老板“人物猥琐,个儿矮小,而且是‘龅鼻子’”,偏偏娶得一个做事干净利索且长相漂亮的媳妇,以至于“一街的人都为这个小媳妇感到很不平”。他写澡堂子的味道“是很多人愿意闻的。他一闻过味道,就觉得:这才是洗澡”。现在的草巷口早就没有汪曾祺写到的这七家商店了,但他在散文中却把这些已经消失在岁月风尘中的商店“复活”了。这正是汪曾祺以故乡高邮旧生活为背景的文学作品的价值之所在:他将渐行渐远的民俗风情用文字保存了下来,让

我和海涛曾同事六年。那时候与他交流并不多,他本来就是一个寡言却幽默的人。虽然在一个部门工作,但只有偶然在酒桌上会

说些热闹话。可是几杯酒下肚的话,虽不全都是假话,但因为那黄汤的荒唐,基本都是醒了就忘记了。那时候我编辑一份报纸的综合版,可以放些言论和文学。有一次海涛交给我一首古诗让我我在上面发表。我有些诧异地照做了,但也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一来是因为我那时候不懂旧体诗,二来我只是把它作为一个人情稿发了。就像是我 and 海涛同事六七年,终于也是各奔东西了,谈不上无情也并不能说是厚谊。

今年上半年在微信平台中,我偶然看到一组旧体诗,写得颇有些意境和才情。看到署名是黄海涛,我才突然想起这位不曾陌生的老同事来。我爱诗而轻易不敢写是怕亵渎诗,这并不影响我爱读旧诗。

且看《荷塘》其一:
水岸萋萋草,波中淡淡烟。
荷怜新雨后,蛙爱旧塘前。
舟动华鳞散,风平玉露圆。
红花浮翠盖,窈窕似婵娟。
诗中四联皆有物,水边草、波上烟、雨后荷、塘前蛙,又有舟动、玉露、红花等等,由实而虚,从近到远,世界本有万物而取这几样入诗,如画家手中有万紫千红,却只选心仪的二三种丢在安静的纸上,点石成金、撒豆成兵,顿时间满纸的生机与气味,看起来毫不经意实在是独具匠心。在这就是一个人的趣味,一个写诗人的趣味——海涛的诗歌是有趣的。

又有《牛车》:
出关老子坐牛车,著有五千道德书。
如若西行高铁坐,风光过眼又何如?
旧诗是缓慢的,这就是古典诗词的魅力之所在。我们眼下的生活不是太慢了而是太快了,我们的写作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于是我们的生活就需要少而慢的状态。这也大概就是高速如此的时代人们却

《草巷口》杂拾

□ 陆建华

人们重睹昔日生活风景的同时,也体验到一种深厚而悠远的民俗文化的韵味。

汪老的散文《草巷口》写于1994年10月17日。我之所以说得这么肯定,是因为那一天,我在参加中宣部的一个会议结束后去看望汪老,他正为刚写好的《草巷口》投给哪一家报刊拿不定主张。其时的汪老在海内外文坛已是声名鹊起,上门求稿者不断,但他并不把自己当名家看待。我说:“交给我处理吧。”回到南京后,我立即用电传的方式,传给《高邮日报》,家乡的报纸是第一次拿到汪老刚写好的作品,十分兴奋,立即付排,在平时的印数基础上加印了1000份,还供不应求。但《高邮日报》毕竟是一个小报,我正考虑将《草巷口》找一家合适的文学杂志发一下,时任《雨花》总编的周桐淦闻讯找到我门上,我俩一拍即合,他立即编发。这就是现在所有汪老的书中,都将《草巷口》的第一次发表注明为“原刊《雨花》1995年第一期”的原因。

前不久,我应扬州一批“汪迷”的热情邀请,去参加他们精心组织的朗读汪曾祺作品的活动。这活动有点像董卿主持的《朗读者》,但有所改进。首先,其活动名称随季节而变化,我参加的是“夏天的朗读者”。其次,每次邀一名嘉宾,进行有关讲解,主读一篇作品,然后是参加者围绕活动主题自主选择、朗读相关作品。那天,我在向大家谈了我所知道的汪曾祺、朗读了汪老的散文《端午的鸭蛋》后,当地“汪迷”们纷纷报名朗读,所读作品有《受戒》《鉴赏家》《草巷口》等,一个个都是早有准备,声情并茂,现场气氛热烈。读《草巷口》的是一名高二女学生,读得尤为感人。我问她为什么选读这篇散文,她说:“虽然我没有这样的生活经历,但汪爷爷的文字感染了我。我的外婆今年80多了,高邮人。她想老家时就让我朗读《草巷口》,每一次听后就夸奖说,写得真好,好极了!”

诗情海涛

□ 周荣池

还需要诗词的原因,诗词以内质的缓慢调节了我们的生活,在慢中找到了永恒的力量。诗人说老子坐牛车出关而著书五千言,《道德经》

却流传了几千年,今人就是坐上高铁哪怕飞机恐怕也是赶不上这牛车的。这个道理看起来很浅显,但是其实一般人很难做到。世上正是这种看是简单而做不到的道理才是大道——海涛的诗是有理的。

有趣让海涛的诗有味道,有理让海涛的诗有嚼劲,这是写作者难能可贵的本领。可有时候读诗读的却有似乎要超越这些技术层面的华丽。我们读“床前明月光,疑似地上霜”,好像写景并不见趣味,说理也不见深刻,“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可就这简单的几句话,谁都能知道那是“想家了”。为什么这么平白如话的诗歌能够流传千古?那是因为诗人想家的时候不要雕琢矫情,就说想家了就是满纸的情怀,也让人动情不已。所以好诗是要有情的,情才是系住风筝的绳子。海涛的诗很多,有情的诗歌也不少,如《乡愁》:

水长山万重,羁旅夏秋冬。
故土生新貌,他乡忆旧容。
荷塘风淡淡,庭院月溶溶。
静夜无邻里,虫悲露更浓。

想来想去,不必多说这一句话,海涛的工作中开了很长时间的车子,后来在机关工作安顿下来——这是不是像他写的老子坐牛车一样,如今果然得道了呢?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我最近见到他还是那么亲切,话语幽默机智却仍然不多,不像我一向地聒噪。暗想只愿海涛一定要保持这种状态,不要像有些人写了一些文章就膨胀、发表点东西就张狂,说到底写诗就是我们的手艺或者乐子,拿出来到处炫耀或以为写几个字就高明于别人就不好玩了。即便是写到名扬天下也要先做个温暖平常和善的人,这样对自己对别人都是有好处的——这话我与海涛兄共勉。